

金田一探案续集

〔日〕横沟正史著
刘红译

本阵杀人事件

作品
已在日本发行
5500万册

珠海出版社

本阵杀人事件

[日]横沟正史 著

刘 红 译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广东省版权局图书版权登记号:19-2000-195 号

金田一耕助ファイル—本陣殺人事件

©1998 by SEISHI YOKOMIZO

First Published in 1998 by KADOKAWA SHOTEN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SHOTEN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through JAPANUNI AGENCY, Tokyo & SHANGHAI COPYRIGHT AGENCY

金田一探案续集——本陣杀人事件 横沟正史著

珠海:珠海出版社,2000.10

ISBN 7-80607-717-0/I·288 ¥60.00 元

I. 金… II. 横… III. 侦探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9568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经上海市版权代理公司帮助获得

金田一探案续集——本陣杀人事件

◎横沟正史 著

刘 红 译

总 策 划:潘自强 孙建开

责任编辑:晓 宁

装帧设计:吕唯唯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电 话:0756-2515348 邮政编码:519001

邮 购:珠海出版社图书邮购部

电 话:0756-2292976 邮政编码:519001

照 排:珠海出版社电脑照排中心

印 刷:广东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34.375 字数:850 千字

版 次: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0000 册

书 号:ISBN 7-80607-717-0/I·288

定 价:60.00 元(全四册,本册 1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作者简介

横沟正史，日本著名作家。1902年出生于兵库县神户市，1924年毕业于大阪药专学校。1921年开始文学创作，并在《新青年》发表处女作《令人恐怖的四月》。1927年任《新青年》总编辑。1932年辞职专事创作。1947年，他创作的惊险推理小说《本阵杀人事件》荣获第一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后不断地创作出以日本当代社会为背景和金田一耕助侦探为主人公的系列惊险推理小说《八墓村》、《狱门岛》、《恶魔吹着笛子来》、《女王蜂》、《犬神家族》等。在日本深受广大读者欢迎，甚至出现多家“金田一探案研究会”。其作品累积发行数达5500万册。同时亦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并改编为电影、电视，引起巨大轰动；他被奉为“日本当代惊险推理小说大师”。

1981年，作家与世长辞。

74/26/05

目 录

本阵杀人事件

第 一 章 三指男人	1
第 二 章 一柳家族	8
第 三 章 鸳鸯琴声	15
第 四 章 密室血案	22
第 五 章 指套玄机	30
第 六 章 碎纸复原	37
第 七 章 毕生仇敌	44
第 八 章 金田一这个人	54
第 九 章 猫坟怪影	61
第 十 章 侦探小说	69
第十一章 克子失身	77

目 录

第十二章	猫馆藏密	85
第十三章	警官的困惑	94
第十四章	推演命案	103
第十五章	本阵的悲剧	109
第十六章	模拟杀人	114
第十七章	主谋者	119
第十八章	彼岸花	128

迷宫之门

第一章	龙神馆的居民	135
第二章	生日使者	139
第三章	蓝色头发	146
第四章	隐匿者	150

目 录

第 五 章	连身兄弟	158
第 六 章	海神馆	170
第 七 章	等等力警官	177
第 八 章	双玉庄的病人	183
第 九 章	危险的遗嘱	195
第 十 章	盗 贼	205
第十一章	女子的哀号	212
第十二章	日奈儿之死	218
第十三章	凶手是个男人	225
第十四章	遗嘱开封	238
第十五章	上海吉姆	244
第十六章	第三次凶杀	255

目 录

第十七章 顶棚里的怪人 259

第十八章 完全犯罪 264

第1章

三指男人

这是一桩发生在新婚之夜的恐怖杀人案件，死者是新郎和新娘。自从去年五月我疏散到冈山县的这个村庄以来，几乎所有认识我，同时也认识一柳家的村民，都对我说起过。

我很少主动对别人提起自己是写侦探小说的，通常人们只要知道我是侦探小说家，一定会主动告诉我一些他们曾经见闻过的杀人事件。尽管人们并不明白这桩案件的真正恐怖之处，但是大家仍然天天议论着，可见，这件凶杀案在村民印象中有多深刻。

我很少以别人告诉我的杀人案件作为自己小说的题材，但这桩案件不同。我刚听到有关案件的只言片语时，就感到非常好奇；不久，又从对此案件有极其深入了解的F医生口中得知事情的真相，更加挑起我心中一股难以言喻的亢奋。因为，这起杀人案和普通的杀人案件完全不同，其中不但有凶手缜密的计划，同时又具有我构思已久的、亟想创作的“密室杀人”技巧。

想想看，在一间完全无法进出的房间内发生的命案，却又能合理且圆满的侦破，这对作者而言，是何等令人着迷的写作题材

啊！因此，依我所敬畏的朋友井上英三的说法：大多数的侦探小说家一定会尝试创作像狄克森·卡擅长的“密室杀人”的作品。

我既然也算是一名侦探小说家，当然也希望有朝一日能向密室诡计挑战，幸运的是，像“密室杀人”这类题材的原始资料，我却在无意之间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得了。现在想来，我或许应该向凶手致谢才对，如果不是凶手以那种罕见而又残忍的手法砍杀了两个新婚的男女，也许，我到现在还无法完成这种类型的作品。

刚开始听到这桩案件的真相时，我仔细回想以前读过的作品中，是否也有类似的事情。首先，我想到了鲁诺的《黄色房间》，然后是鲁布兰的《虎牙》、瓦泰恩的《金丝雀杀人事件》和《大屋杀人事件》、狄克森·卡的《普莱格·柯特凶杀案》，还有史卡雷德的《天使家的凶杀案》，这些作品都是“密室杀人”的典型之作。

但是，这个案件不同，我始终觉得凶手也许读过以上那些作品，虽然不完全模仿其中的诡计和手法，但至少凶手是撷取各篇精要之处再配合现场情势，拼凑出另一种新计谋。

若真要探究，我想，也许和《黄色房间》约略相似。不过，并不是与事情的真相相似，而是现场的气氛酷似。

发生命案的房间，无论是柱子、天花板、遮雨窗，全都漆成黄中带红的颜色，以取代黄色壁纸。当然，在冈村一带，漆这种颜色油漆的住家不少，就连我所住的房间也是如此。

但是我住的房子已经相当老旧了，那些原本是红色的部分，都泛出黑色的光泽。然而发生命案的房间，却是刚重新油漆过，因此才呈现出鲜艳的红色。再加上房间里崭新的榻榻米、纸门和金色的屏风，使得倒卧在血泊中的一男一女，才给人一种极其恐怖的印象。

这桩案件里还有另一项使我亢奋异常的要素，就是那张古

琴。据说，每次出事时，人们一定会听到一阵粗犷的琴声。

想想看，密室杀人、涂红漆的新房、古琴声……这些难得的氛围条件是平常创作侦探小说时求都求不到的，如果我不把它写下来，那才真的有辱侦探小说家之名呢！

就在我开始动手写这部作品时，突然产生了一种冲动，想再去看看新婚之夜发生命案的这所房子。于是，在某个早春的午后，趁着散步的时候，我拿着拐杖信步走去。

从我住的地方到发生这桩“密室杀人”案件的一柳宅邸，步行大约十五分钟。

这里是个三面环山名叫冈村的小村庄，低矮的山脊如海星爪似地向平地延伸出去，一柳家开阔的宅邸就正好处在爪尖的位置上。

在山脊西侧有条小河，东侧有一条小路越过山顶通往久村，而小河和小路延伸至平地后不久就会合了，一柳家就占据着这块由小河和小路包夹成约二千坪^①左右的不规则三角地带。换句话说，一柳家北靠山旁，西隔小河，向东是通往久村的小路，正门对着东侧小路。

从正门看过去，自小路略往上走，有两扇钉着铁环的黑色大门，左右筑有延伸约一百公尺长的高大围墙。从门外往里看，外墙里面似乎还有一道内墙，颇有大户人家的气派。但是，站在内墙边上却看不见墙里面的情形。

宅邸西侧，沿着小河往北走，在一柳家围墙的尽头处有座坏掉了的水车。水车北侧有一座土墙，绕过了土墙，钻入宅邸北侧低崖上的茂密竹林内，从低崖边缘往下看，大致能完全俯瞰到宅

^① 坪：土地或房屋面积单位，1坪约合3.3平方米。

内的概况。

首先进入眼帘的是正下方偏院的屋顶，在这屋顶下就是新婚之夜发生那桩恐怖案件之处。听村民们说，这是一柳家前代祖先所建造的隐居处所，里面有八张榻榻米和六张榻榻米大小的两个房间。建筑物的规模虽小，庭院却砌建得非常精致，从南向西，有许多精雕细琢的庭园和树石，花木扶疏，清幽雅致。

至于偏院的详情，随着案情的进展，以后再提。

越过偏院再往远处看，是一柳家的主屋，巨大的平房向东矗立。再过去就是二房一家的住处及谷仓、储藏室等排列较不规则的建筑物。主屋和偏院被建仁寺的墙壁隔开，只靠一扇小柴门连接。这道墙和柴门现在虽已被拆毁，但在事发的当时，却是既新又坚固的。所以当主屋里的人听到偏院里的惨叫声而赶来时，中间隔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以上是一柳家的大致格局。

我穿出竹林，走到村口，那里是冈村的村办公室。

办公室在冈村的南端，从这里往南一直到对面的川村为止，放眼望去净是田地，中间有一条笔直的十二米宽的道路。沿这条路步行约四十分钟，即可抵达火车站。因此，搭火车来冈村的人，要进入村内，就必须走这条路，而且必定会经过村办公室。

村办公室的对面有一户门很宽，却装饰简陋的住家。这里原本是马夫小贩和旅人过客喝一杯酒、吃顿饭的小吃店，而且也是与一柳家密室杀人事件有重要关系的那个神秘的三指男人最初的落脚处。

案发的前三天，也就是昭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傍晚。

小吃店的老板娘坐在门外的帆布椅上，正与相熟的马夫和村办公室的职员闲聊，看到一个男人从川村的方向沿刚才提到的那

条十二米宽的道路走了过来。

男人来到小吃店前，停下脚步问道：

“请问，去一柳先生的大宅怎么走？”

正在聊天的老板娘、职员和马夫不约而同地望着他，然后面面相觑，因为那男人一身褴褛的衣衫和财大势大的一柳家实在太不协调了。

那男人戴了顶皱巴巴的圆顶帽，一个大口罩遮住了大半张脸，蓬乱的头发自帽檐伸出，腮边留着杂乱的络腮胡须，上衣和长裤沾满了污垢，手肘和膝盖处的衣服都已磨损得发亮，皮鞋的前端全部绽开了，同时还沾满了灰尘。

这人看起来像是三十岁左右，在这初冬的黄昏里，由于神情疲惫，又穿着单薄的衣服，给人一种穷途末路的潦倒感觉。

“一柳先生的家就在对面，不过，你找一柳先生有什么事？”

老板娘带着防御的语气盯着他问。

这个男人眨了眨眼，隔着口罩模糊不清地咕哝了两句。

这时，恰巧有辆人力车从这个男人刚才来的方向奔来。小吃店的老板娘立刻说道：

“你要问的一柳先生正好从那边来了。”

坐在车上的男人大约四十岁，身穿黑色西装，肤色浅黑，配上高挺的鼻梁和紧闭的双唇，神情肃穆。此刻，他两眼直视前方，一副正襟危坐的样子，给人一种难以亲近的印象。

他就是一柳家的现家主贤藏。

当人力车从众人面前经过，消失在路对面的转角处后，那男人问道：

“老板娘，一柳先生要娶新娘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后天就要举行婚礼了。”

“怎么会这么急？”

“再拖下去，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差错呢，也只好一切

从速进行。其实啊，一柳先生一旦作了决定，就一定会坚持到底的。”

“是啊，要不然怎么会成为那样有成就的学者嘛！对了，隐居老夫人同意吗？”

村办公室的职员接着问。

“当然不同意，”老板娘回答说，“但是，事到如今，听说她也只好认了，因为越是反对，一柳先生越坚持。”

“一柳先生多大年岁了？”

“正好四十岁，而且听说是第一次谈恋爱呢！”

“中年男子的恋爱通常都比年轻人来得热烈。”

“听说新娘才二十五六岁，是果园园主的女儿。对她来说，这应该算是钓到金龟婿了吧！老板娘，新娘真的那么漂亮吗？”

“大概不会太漂亮吧！不过，她在女校担任教师，相当有才华，所以才会被一柳先生看上。我看将来女孩子不接受教育是不行的。”

老板娘有感而发地说。

“老板娘，你也想去读女校，找个有钱的丈夫吗？”

“没错！”

老板娘爽朗地回答，惹得大家忍不住大声笑了起来。这时候，刚才问路的那个男人畏畏缩缩地打岔说：

“老板娘，对不起，能给我一杯水吗？我好渴……”

三个人惊异地回头望着这个男人，他们好像已经忘掉这个人的存在了。

老板娘盯了那男人一眼，但还是立刻去端了一杯水来。那男人道谢之后，接过杯子，把口罩稍微拿开一点儿。就在这时，三人情不自禁地互望了一眼。

这男人的右脸上方，由嘴唇右端至脸颊有一道又长又大的伤疤，那疤痕大概是受伤后缝合所留下的痕迹，看起来好像裂开了

一道缺口似的。然而更令三个人心里感到发毛的是，男人拿杯子的右手只有三个指头，小指和无名指各断掉一节，只有拇指、食指和中指完好无缺。

三个指头的男人喝完水，诚挚地道谢后，转身朝向一柳家走去。

当他离去后，三人木然相视。

“那个人究竟……”

“他找一柳先生有什么事呢？”

“你们看他的嘴巴，怪恶心的，我再也不会用这个杯子了。”

老板娘说着，果真立刻将那个杯子放进橱柜的角落里。想不到因她赌气地这么一放，对日后案件的侦破起了非常大的帮助作用。

看到这里，各位读者应该已经清楚我接下去想叙述的故事，必然是和三个手指头有关。

只要有三个手指头，就能够弹琴；所谓的琴，就是那种只需要用拇指、食指和中指就能弹奏的古琴。

第2章

一柳家族

据冈村的老人们说，一柳家是附近一带有名的大财主。但由于原本并非本村的人氏，因此，有些思想偏狭的村里人并不太愿意提起他们。

一柳家本来是对面川村人氏。川村在江户时代旅店极多，而一柳家经营的就是那儿的本阵——旅馆总店。

不过，在明治维新的时候，当时的店主人能洞悉时代的趋势，不再经营本阵，而举家迁到目前居住的冈村，同时趁着动乱的时局，大肆搜购田地。因此，冈村人都轻蔑地说一柳家是“河童上岸成了精”，意思是说从河町爬上山谷后，即使是小小河童都有了法力。

昭和十二年十一月发生那桩恐怖案件的当时，一柳家的大宅邸里的居住者有：

第一位是上代家主的遗孀系子刀自。五十七岁的她，不管在任何场所总是盘着超过年龄的大发髻，始终以一柳家族的后裔自居，是个既威严又骄傲的老妇人，村人们称她为隐居老夫人。

系子刀自自己有五个子女，案发时只有其中三人住在这里。最大的是长男贤藏，毕业于京都某私立大学哲学系，年轻时曾在母校当过两三年的讲师，非常用功上进，但因呼吸器官有毛病而回乡静养，仍孜孜不倦于研究与著述工作，在杂志上经常看到有他的文章发表，是一位相当知名的学者。

贤藏年过四十仍未娶妻。与其说他是考虑到自己的健康问题，倒不如说是专心忙于研究工作，而忽略了婚姻大事。

贤藏底下有一个妹妹名叫妙子，一个弟弟名叫隆二。妙子已经嫁人，那时正随丈夫前往上海，和这桩事件毫无关系。隆二，三十五岁，医师，任职于大阪某大医院，案发当夜虽不在家，不过却在案发后不久就出现了，在这桩“密室杀人”案件里，他的立场与角色很难说得清楚。

系子刀自生下隆二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未再怀孕，本以为不会再生育了，没想到隔了十年却又生了一个儿子，那就是三郎；之后又经过八年，再生下一个女儿名叫铃子。发生恐怖案件的时候，三郎二十五岁，铃子十七岁。

三郎是兄弟姊妹五人中最不长进的，中学被劝退学后，以同等学历资格在神户的某私立专科学校就读，最后仍以退学收场。案发当时，他待在家里，整天无所事事。三郎头脑灵活，只是缺乏耐心，加上油猾狡诈，因此，村里人也最瞧不起他。

至于么女铃子，或许是双亲迈入老年后才生她的缘故，不但体弱多病，而且智能发育也较迟缓。但她并不是智障者，只是略带神经质，仿佛晒不到太阳的花朵，给人一种楚楚可怜的感觉。她偶尔也会做出一些让人瞠目结舌的灵巧事情，甚至可以说是无师自通，譬如弹琴。不过，在日常生活与行为举止上，她比七八岁小孩还不如。

一柳家大房只有以上几个人，但当时一柳家的宅邸内还住着一柳家族的另一家人。这一家现在的家长是贤藏他们的堂兄弟，